

血色飞翔

■章熙建

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楚正鸣感觉被抛了起来，霎时又被重重摔下，紧接着是一片“哗啦啦”的泥土坠落声，四周陷入一片黑暗。

这次遭遇，令楚正鸣的“狼窝侦察”雪上加霜。

1945年5月初，新四军淮北独立团接到命令：盘踞龙脊山的日军中队准备撤往徐州，立即围堵歼灭之。独立团决定，9日凌晨对日军实施突袭。8日晚，在百里奔袭途中，武工队侦察班班长肖春霞送来情报：日寇在山腰构筑了数座暗堡。

团长当即派特务连连长刘瑞根带着侦察排长楚正鸣，跟随肖春霞骑马赶赴龙脊山，侦察绘制鬼子的暗堡配置图。“要赶在总攻发起前敲掉它！”团长下了死命令。

龙脊山脉怪石嶙峋，岩崖呈阶梯状向山麓延伸。潜入山腰仔细探查后，刘连长挥起驳壳枪朝东岩崖打出一梭子弹。霎时，自岩崖暗堡喷射出两条火舌。刘连长立即伸出拇指测量距离，肖春霞在他身后撑开毛巾遮挡火折子的亮光，楚正鸣迅速标图。然而，在试探西岩崖时，鬼子暗堡的火力反应飞快，只听一声枪响，刘连长应声倒下。

连长胸口中弹，血流如注。他紧抓着楚正鸣的手：“把图……画好，一定要赶在拂晓前交给团长……”随之陷入昏迷。

山腰已不能久留，楚正鸣立即背起连长沿着来路快步下山，可穿过两座岩峰峙峙的小路时，却发现几个日寇正端着枪迎面包抄过来。

狭路相逢，只能硬闯！楚正鸣一把按住肖春霞：“快蹲下！”说着，摸起枪就是一梭子，对面的日寇慌忙反击。

蹲身放下连长，正在更换弹匣之际，几道火星破空飞来，楚正鸣想也没想就扑到连长身上。手榴弹接二连三地炸响，楚正鸣左臂袭来剧痛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他瞬间坠入了无底深渊。“塌陷！”楚正鸣心道不好，估计是爆炸震荡带来的地面塌陷。听到陷坑另一头的日寇鬼哭狼嚎，他连开几枪，陷坑顿时安静下来。

楚正鸣哆哆嗦嗦双手四下摸索，肖春霞也压低声音呼唤：“刘连长，连长……”可却无声无影，连长或许是被卷入了地下。悲怆之际，两年前的噩梦又浮现在楚正鸣眼前——

1943年，一个冬日的黄昏，在淮北

柳孜煤矿，在井下连续作业两个昼夜的楚正鸣刚升井到地面，远远看见腰插羊角钩的弟弟楚正朝井口走去。他们兄弟俩是被日军强征到煤矿掘煤的，因为编在不同班组，只能靠每次换班确认彼此安全。

晌午时分，睡得很沉的楚正鸣突然被犬吠声惊醒，他赶紧跑到工棚通风窗观望，只见一队日军正牵着狼狗奔向井口。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。

弟弟还在井下！楚正鸣拼命拍打木门，喊叫着，却只招来了狂吠的狼狗。日军少佐命令工兵扛着手榴弹箱下井，不一会儿，井底传出一阵巨响——日寇竟然炸塌了坑道，封闭了透水作业面。那一刻，楚正鸣目眦尽裂，心底被怒火灼烧得生疼。

一天，日军少佐嚷嚷着要去作业面巡查，见他孤身一人，楚正鸣知道机会来了。他蹬着矿车悄悄拐上通往废井的路轨，途中用羊角钩砸晕鬼子，任由失控的矿车一头栽下深不见底的废井。

日军少佐的失踪成了煤矿悬案，而楚正鸣早已揣着缴获的“盒子炮”，连夜从另一个废弃井口溜走，一口气奔出50多里，找到了新四军独立团。

二

“楚排长？”战友的呼唤把他从回忆中拉了出来。楚正鸣一摸身上，火折子不见了，他赶紧使出“闻观嗅思”的侦察功夫，得先搞清楚楚下究竟是个啥情况。

往上看，依稀可见朦胧的天际线，那是塌陷坑的顶部边缘，高约10多米，宽约七八米。他摸着坑壁走了几个来回，坑壁是冰凉潮湿的岩石，坑底是个斜面。地势低的方向有流水声，应该有条地下河；高的方向有风吹来，夹带着腐草败叶的味道。

楚正鸣眼睛一亮：这是个狭长的天然地下溶洞，除了塌陷层外，周围都是由山体岩石构成的。

肖春霞按捺不住了：“楚排长，我们该不是掉井里了吧？”

“这是个地下溶洞，别着急，能出去。”

嘴上说不急，楚正鸣心里却像有火舌在灼烧。临行前团长的话如在耳畔：“一旦拿到火力配置图，钢炮班一准送鬼子上西天！”

钢炮班，有两门从日寇手里缴获的迫击炮，团长一直当金疙瘩藏着，这场鬼子溃逃前的最后一战，终于让他下决心掏家底了。

此刻，刘连长用牺牲换来的日军暗堡配置图，正躺在楚正鸣胸口兜里，可眼下离拂晓只剩两个多小时，指定赶不上了。

楚正鸣脑门沁出一层汗来。凉风掠过，他打了个寒战，脑中电光石火

般地一闪：有风口就有洞口，找到洞口就有法子出去！

朦胧月色下，楚正鸣隐约看到黑黢黢的石洞直径约莫有半人高，他扔进几个弹壳，里面传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回声，足见洞很深。

楚正鸣在鬼子身上摸到3支三八大盖和1挺轻机枪，刚要钻洞，肖春霞拦下他，执意要跟他去探洞。

“那不成，鬼子很快会赶来这里，你得在洞外守着。”说着，楚正鸣把连长的驳壳枪装满子弹递给她，自己擎枪摸索着钻进了石洞。

石洞由低向高延伸，爬出约莫百余米远，赫然出现一个大石窟，隐约可见月光。那是棵中空的大树，树身填塞了整个洞口，树洞顶部是敞开的，因而能照进月光。

树洞里，有几根凌空缠绕的根杈横亘其间。他抓住根茎，翻上平台，见那折入月光的树洞尚有丈余高，洞壁更是滑不留秋。楚正鸣计从心来——搭个阶梯爬上去。

他爬回洞口，招呼肖春霞：“快，把枪上的刺刀卸下来！”又快步奔到日军尸体前，将十几颗手雷悉数取下。不料刚解下一只背囊，苍穹之上蓦然划过几条光柱，凄厉的犬吠声仿佛要撕破夜幕——鬼子循声追来了！

敌情突变，楚正鸣厉声喝令肖春霞：“跟我进洞！弯道里有个耳洞，可以埋伏，鬼子敢钻洞就往死里打他！”

三

枪刺是用手榴弹铁头砸进树身的，3把“三八大盖”刺刀加上楚正鸣自带的匕首，组合成了一道旋转形阶梯，堪堪够他踏脚攀到树洞。

朝外一看，楚正鸣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在龙脊山巅，那座炮楼犹如沉睡的怪兽蛰伏密林。而这条狭长的地底溶洞，竟是一根直通敌人心脏的隐秘血管。

此刻，东山坳已浮现一抹微光，拂晓即将到来。楚正鸣仿佛看见团长伫立在钢炮班阵地上，紧盯着羊肠小道，正焦急地等待。

没有配置图，战友们将遭遇巨大威胁……

不成，得让狡猾的“地鼠”现身！楚正鸣当机立断，抱起机枪，先向炮楼方向扔出两颗手榴弹，借着腾起的火光，他瞄准目标，打空了整个弹夹。

爆炸声和枪声在层峦叠嶂间回响，瞬间，岩崖上几丛茂密芒草的豁口间猛然喷出道道火舌。

拂晓将至的龙脊山狰狞毕露——那是一幅借用敌人机枪火舌标绘在大地上的暗堡火力配置图。楚正鸣兴奋地几乎喊出声来——“团长，我给你送图来了！”

骤然间，尖厉的呼啸掠过头顶，两

颗炮弹流星般坠落在暗堡位置，爆炸声响，草中腾起熊熊火焰。

从天而降的袭击令日军惊慌失措，龟缩在炮楼里的鬼子倾巢出动，楚正鸣敛声屏息，准确点射，弹不虚发。

晕头转向的日寇发现目标，密集弹雨立刻泻向青檀树冠。

第二波厉啸穿空而过，趴在树洞口的楚正鸣透过叶隙，凝望着钢炮班打出的弧线。突然他身体猛烈一震，左胸口一阵剧痛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可他仍紧盯着天空，第三波炮弹落下，岩崖上接连腾起4个火团——又有两座暗堡被摧毁了！山下嘹亮的冲锋号，令鬼子心神崩溃。

“连长，我们完成任务了！”两行热泪流下，冲掉他脸上的鲜血和污泥。刚松了一口气，山巅突然发出闷响，数发炮弹在冲锋队伍中轰然炸开。

楚正鸣一惊，这串火炮射击位置似乎就在脚下！他赶紧探身，只见溶洞口与屋顶间有一条狭窄幽深的山洞，青檀树冠遮蔽的屋顶上竟隐藏着两座巨型暗堡，4根粗粗的炮管伸出掩体——那是日寇的山炮阵地。

“团长啊，咋就不开炮了呢？”楚正鸣急得眼睛冒火，莫不是鬼子使阴招打中了钢炮班阵地？或是团长的那几发炮弹打光了？种种猜測，最终只凝成一个决心——我要炸掉这该死的山炮阵地！

四

山炮在持续射击，日寇叽叽呱呱地狂嚎着，山谷间喧嚣震天。

楚正鸣瞥一眼鬼子，暗自思忖：零星炮弹伤不了暗堡筋骨，得找个法子轰趴它！他当即将十几颗手雷的拉火环全部套在手上，又竖起拇指测量距离，随之心下一沉：背囊太重，掷不到暗堡点。

踌躇难决之际，溶洞里突然传出密集的枪声，肖春霞与鬼子交上火了！

片刻，猛烈的气浪喷来，溶洞深处传出一串巨响。鬼子把手榴弹进溶洞，爆炸令青檀树一阵摇晃，浓烟直蹿而上。

楚正鸣心头一揪，想到耳洞分别时刻，他伸手与肖春霞紧紧握了一下：“你顶不住就住我那边撤，大不了……”

不料肖春霞却一甩手，截断了他的话：“别小熊人，我死也要挡住鬼子！”

一个坚定的念头蹦出脑海，他迅速把背囊挂到胸前，抓着树枝站在洞口处。

晨风猎猎，楚正鸣深吸一口气，猛地一把拽掉手雷拉火索，蹲身一个纵跃扑向暗堡，血染的身躯在晨曦中划出一道壮烈的弧线。那一刻，他听到漫山遍野回响着“冲啊！”——那是战友们雄壮而亲切的冲锋声。

青绿

■孙佳欣

1930年，25岁的共产党员袁怀古在临刑前匆匆写下《给中国共产党和同志们的遗书》：“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！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，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……同志们，胜利的时候，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。”

又是一年春草绿，恰逢清明雨纷纷。本版的3个故事都与英雄有关。英雄是《血色飞翔》中以身为炮点燃自己的楚正鸣，是《墨兰花开》里用身体挡雷的年轻战士们，也是《大海情怀》中一生守岛的田大海；他们有“雨打灯难灭，风吹色更明”的坚韧顽强，有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的壮志豪情，有“一腔热血动珍重，洒去犹能化碧涛”的大义凛然。

山河锦绣理忠骨，一杯热上一杯魂。曾几何时，山河动荡，风雨飘摇，英烈们的呐喊振聋发聩。“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，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……我们深信，共产主义在世界、在中国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！”这是在绞刑架前的李大钊：“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，从顶燃到底，一直都是光明的。”这是在南石头监狱被杀害的萧楚女：“我绝不跪着生，情愿立着死。”这是叶天底写给大哥的绝命书……如今的中国，是李大钊奋力疾呼的“青春中国”，是方志敏心向往之的“可爱中国”，是赵一曼憧憬找寻的“旌旗红似花”的中国。

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英雄的品质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，如青苗抽芽，经热血浇灌，终将巨木参天，葱郁青绿。

本版插图：陆千波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长征

第6078期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夜晚，田公岛哨所静极了，海浪轻轻地拍打着礁石，小黄狗早早进窝休息了，偶尔传来鸟儿的啼鸣，它也懒得回应。结束巡逻，田大海回到宿舍，正准备打开收音机听广播，电话铃响了。

来电话的是县人武部部长。“老田啊，你在岛上都守30年了，部里决定安排一名年轻民兵接你的班，没意见吧？”“部长，我已经把大海当成故乡了，你让我退休，我舍不得哩。”部长只好给出第二套方案：“那安排一名年轻民兵拜你为师，和你共同守岛。”田大海同意了：“领导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徒弟报到后，看到眼前的老兵，很是好奇：“师父，守岛工资不高，您一干就是几十年，不乏味吗？”田大海笑笑，被海风吹拂的脸上有种平静的坚定。

田大海年轻时，曾在海军部队当过3年兵。他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登上军舰，可直到退伍，他也未能实现愿望。退伍后，田大海结婚生子，可他上军舰的梦想时不时挠他一下，他就索性报名当了田公岛民兵。“原来师父守岛是来圆梦的啊！”徒弟冲田大海傻笑。

工作状态下的田大海很严苛，他给徒弟提出4点要求：守岛不是傻守，要为海军部队提供附近海域准确的海洋潮汐时间等详细数据；要做岛上的“灯塔”，主动为迷航的过往船只提供方向和航道指引；要加强体能训练，保持过硬的身体素质；要为岛上的游客和居民提供旅游和生活帮助。徒弟嘴上应着，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田大海一如既往



大海情怀

■张凤波

地执行守岛工作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。正值海军某军舰编队在附近海域开展军演，田大海和徒弟作为“战时”支前民兵，连续3个昼夜在岛上为参演部队协调物资保障。看着师父忙碌的身影，徒弟渐渐明白了守岛人的职责与坚守。

“师父，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”那是一天傍晚，霞光把整片天都染红了，海鸥在与天同色的海水中飞翔，不时发出阵阵鸣叫。

“我想登上咱们国家最大的军舰。”晚霞给田大海镀了一层柔光，“下辈子我还想当海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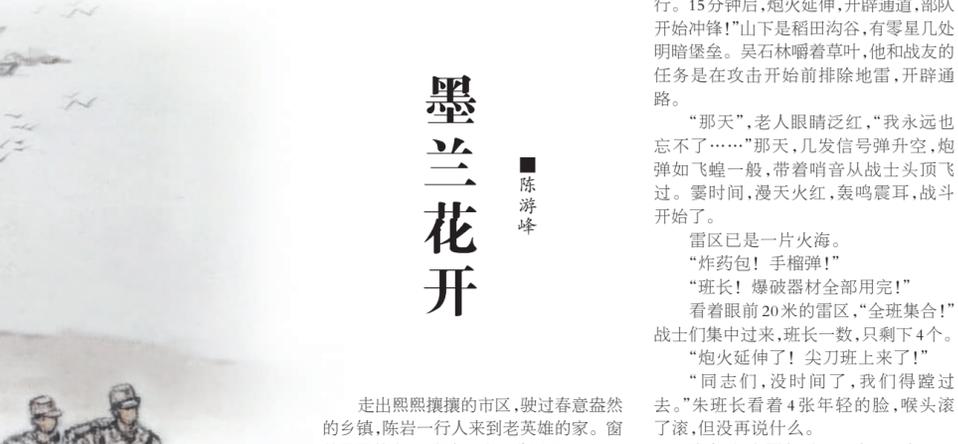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年，田大海时常感觉乏力恶心，但他没当回事儿。徒弟不放心，劝他去医院看看。可田大海倔起来，十头牛都拉不回，他说：“这人呐，不能服老。”有一次，他实在扛不住了，昏倒在半路上，徒弟硬拉着他来到医院做检

查。医生说，田老兵身体里的某个重要器官严重衰竭，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

妻儿哭肿了眼，田大海倒是看得开，“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我这辈子和海最投缘，能一辈子守着它，也值了。”徒弟站在一旁，绷得笔直的肩膀微微颤抖。

凌晨时分，本已无力讲话的田大海突然睁开了眼，把守在床边的徒弟吓了一跳。他双眼亮得惊人，含着热泪：“我梦到……我登上了咱们国家最大的军舰……真漂亮啊！”徒弟鼻子一酸，强忍了几天的泪也终于落了下来。窗外正破晓，田大海笑着闭上了眼。

按照田大海的遗愿，家人把他的骨灰带到田公岛，撒向大海。当时，有3艘军舰编队正从田公岛附近通过。在靠近田公岛的那一刻，军舰同时鸣笛。这时，一只白色的海鸥从岛上起飞，姿态优美，足尖轻点海面，飞落在军舰甲板上……



墨兰花开

■陈游峰

走出熙熙攘攘的市区，驶过春意盎然的乡镇，陈岩一行人来到老英雄的家。窗外正下着小雨，窗台上有一盆墨兰。

“那是很多年前了……”老人满脸慈祥的褶皱，一双眼睛望向窗外。

边疆的夜晚很静谧，宿舍里睡满了年轻的战士。

吴石林紧把边儿，趴在地铺上打着手电在写东西。那年他23岁，圆头圆脑，稚气未脱的样子。他正抓耳挠腮，举着一张纸思来想去。

“小吴，还没睡？”一束手电光探入，朱班长满身风尘仆仆。“班长，你们勘察完地形了？”“嗯，写什么呢？”“入党申请书。”小吴有些害羞，“我想入党。”

朱班长神色稍缓：“等战争结束，我介绍你入党。”

鸣笛声响起，车灯掠过墙头——树林间，军车、坦克和年轻的战士正在行进。“6点25分，我方开炮，排雷同时进

